

·稿抄本研究·

天津图书馆藏《百家词》性质考实*

刘少坤

内容摘要:天津图书馆所藏抄本《百家词》是一部重要的词学文献典籍,由于此本稀见,曾得到唐圭璋、秦惠民、王兆鹏诸位先生的关注,但在其版本认定方面一直存在一些问题悬而未决。通过肯定邓子勉关于吴讷生卒年的观点,可以进而确定此丛编为正德年间抄本,即抄写于辑者吴讷去世后五十年左右,故此本并非由范钦雇人抄录。而津图藏本《百家词》实非抄自《唐宋名贤百家词》定本,而是抄自吴讷编辑《唐宋名贤百家词》的资料汇编。

关键词:《百家词》 明抄本 吴讷 《唐宋名贤百家词》

天津图书馆所藏《百家词》为现存规模最大、收录词集最完善的词籍丛编之一,是词学文献史上一部重要的典籍。此丛编较之毛晋《六十名家词》早二百余年,唐圭璋先生云:“其时去宋未远,易求得词集之善本、足本,不少孤本赖以存。”^①唐圭璋在编纂《全宋词》、《全金元词》时,很多词集采自是本,有些词集底本亦采用是本,其词学价值可见一斑。秦惠民先生亦云:“这部书因编辑时间去古未远,因而保存了唐宋金元词集的许多原貌。如曾慥编辑的《东坡词》、《东坡词拾遗》,范开编辑的《稼轩甲乙丙丁集》,以及袁易的《静春集》,都是传世词集中没有见过的珍本。还有许多词集的序跋与题词,更是他本未曾著录过的佚文。”^②据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,宋时长沙刘氏书坊刻有《百家词》,然元明不见著录,或已散佚^③。此丛编亦取名

* 本文系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青年项目《清代词律批评研究》(编号:14YJC751024)阶段性成果。

①唐圭璋:《〈百家词〉序》,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天津图书馆藏本,1989年。

②秦惠民:《〈唐宋名贤百家词〉考辨》,《词学》第三辑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1985年,第146页。

③邓子勉云:“据明毛晋《汲古阁毛氏藏书目录》,宋刊《百家词》明末仍存在(参见第二编第三章末附表)。”(《宋金元词籍文献研究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8年,第4页)则宋刊《百家词》有可能在明朝中后期再次被发现。

《百家词》，编者或思承其志焉。

此丛编现流传有三，其一为天津图书馆藏本（下文简称“津图藏本”），1989年曾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；其二为国家图书馆藏本，此本为梁启超敦促从子梁廷灿过录津图藏本而成，页眉上有梁启超亲笔校议；其三为林大椿据津图藏本校正，并以类相从、以作者年代为序而作的点校本，于1940年刊行。因津图藏本为后二种之源，故津图藏本的版本价值更为彰显。秦惠民、王兆鹏、邓子勉等先生先后对此丛编进行了考证。尤其秦惠民《〈唐宋名贤百家词〉考辨》一文，更是进行了全面的考察。然各家观点不尽相同，间有抵牾处，有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，兹针对研究成果存在的问题，为之考释如次。

一、吴讷生卒年及《百家词》津图藏本之抄年

《唐宋名贤百家词》为吴讷所编，已成学界共识。唐圭璋、秦惠民、王兆鹏、邓子勉等人均有此结论，所据多为范邦甸《天一阁书目》与丁丙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的记载。如秦惠民认为：“现藏天津图书馆的《唐宋名贤百家词》抄本，既无序跋，又不著编者姓名。今天这部书为明代吴讷所编，是根据《天一阁书目》与丁丙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中的记载确定的。”^①

然《天一阁书目》与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所载书名并非《百家词》，《天一阁书目》云：“《唐宋名贤百家词》九十册，红丝栏抄本，明吴讷辑并序。”^②丁丙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在《金荃集》条下注云：“明正统辛酉海虞吴讷所编《四朝名贤词》之一。”^③可见两书所记载之书名不同。唐圭璋、秦惠民、王兆鹏、邓子勉等人的结论依然存在问题。那么，津图藏本是否为吴讷所编之本抑或过录本？过录的是稿本抑或定本？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弄清吴讷生卒年以及津图藏本的抄写年代。

吴讷，字敏德，号思庵。江苏常熟人。《明史》卷一五八本传称其“敬慎廉直，不务矫饰”，“博览，议论有根柢。于性理之奥，多有发明，所著书皆可垂于后”^④。吴氏生平著述颇多，有《小学集解》、《性理群书补注》、《晦庵文抄》、《北溪字训》、《草庐文粹》、《文章辨体》、《详刑要览》、《历代名臣谏疏》、《思庵前后续集》等。所著尤以《文章辨体》著名，此书以真德秀《文章正宗》为蓝本，将历代诗文分体编录，各体皆为之序说。时人评之曰：“因录古今之文人正体者始于古辞歌谣，终于祭文，历为五十卷；其有变体，若四六、律诗、词

①秦惠民：《〈唐宋名贤百家词〉考辨》，《词学》第三辑，第147页。

②范邦甸：《天一阁书目》卷四之四集部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920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288页。

③丁丙：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卷四十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927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664页。

④张廷玉等：《明史》，中华书局，1974年，第4317页。

曲,别为外集五卷,附于其后,名曰《文章辨体》。‘辨体’云者,每体自为一类,每体各著序题,原制作之意,而辨析精确,一本于先儒成说,使数千载文体正变高下,一览可以具见,是盖有以备《正宗》之所未备而益加精焉者也。非先生学之博,识之正,用心之勤且密,宁有是哉?”^①这说明吴讷非常喜欢抄阅、保存古籍文献,并有一套独到的选择标准。

然前人文献记载中关于其生卒年及致仕之年,说法不一。关于吴讷生卒年,现有两种说法:

1.秦惠民据《明史》认为吴讷应生于明太祖洪武元年(1368),卒于明代宗景泰五年(1454),唐圭璋《百家词·序》、王兆鹏《词学史科学》、邓子勉《宋金元词籍文献研究》亦认为其生于1368年,卒于1454年^②。

2.张仲谋《明词史》认为其生于1372年,卒于1457年^③。

查阅文献,我们发现疑问重重。吴讷卒年有确切记载之书有两种,据钱溥《吴公讷神道碑》载:“天顺丁丑三月十六日,盖致仕后十有九年也。”^④《续文献通考》卷二百六载:“天顺元年卒,谥文恪公。”^⑤天顺丁丑即天顺元年(1457),则两书关于卒年的记载相同,其卒于天顺元年当无可疑。

而其致仕之年,文献中竟存三种说法:

1.《明史》载:“(正统)四年三月,以老致仕,以朱与言代。”^⑥[弘治]《常熟县志》卷四“正统己未以老疾奏乞骸骨”“年八十六卒”^⑦。正统己未为正统四年(1439)。

2.《续文献通考》卷五十:“吴讷,直隶常熟人,举医生。宣德五年任南左副都御史,正统五年致仕。”^⑧

3.《吾学编》卷五曰:“辛酉正统六年,右副都御史吴讷致仕。”^⑨《皇明通纪法传全录》卷十九:“正统六年,右副都御史吴讷乞致仕,许之。”^⑩《皇明书》

①彭时:《文章辨体序》,《文章辨体序说·文体明辨序说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8年,第7页。

②唐圭璋:《〈百家词〉序》,影印天津图书馆藏本,天津古籍出版社,1989年。王兆鹏:《词学史科学》,中华书局,2004年,第105页。邓子勉:《宋金元词籍文献研究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8年,第217页。

③张仲谋:《明词史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2年,第337页。

④焦竑:《国朝献徵录》卷六十四“南京都察院”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528册,第536页。

⑤王圻:《续文献通考》卷二百六“道统考”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766册,第110页。

⑥张廷玉等:《明史》,第4318页。

⑦杨子器修,桑瑜纂:《弘治》《常熟县志》卷四,清抄本,上海图书馆藏。

⑧王圻:《续文献通考》卷五十“选举考”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762册,第633页。

⑨郑晓:《吾学编》卷五“大政记”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424册,第165页。

⑩陈建:《皇明通纪法传全录》卷十九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357册,第316页。

卷六：“正统六年辛酉，右都御史吴讷致仕。”^①《昭代典则》卷十五：“辛酉（正统）六年十一月，右副都御史吴讷致仕。”^②《皇明史窃》卷六十二：“正统六年请老，弗许，再疏，乃特赐宴而遣之。”^③

其致仕至去世的时间，亦存在两种说法：

1.《明史》曰：“家居十六年而卒，年八十六”^④。

2.《皇明史窃》卷六十二曰：“致政十九年乃卒，年八十六，谥文恪。”^⑤《吴公讷神道碑》亦言：“天顺丁丑三月十六日，盖致仕后十有九年也。”^⑥

然《吴公讷神道碑》载：“昉年七十以老疾辞者，再上，特赐宴遣之归。”吴讷至友杨士奇于《性理群书补注》序亦云：“属年七十即引疾退。”^⑦其友钱听《行状》亦云：“公年七十，上疏恳辞，朝廷嘉其贤，特赐宴而遣之。”^⑧则吴讷于七十岁致仕，在其亲友圈中并无异词；其享年八十六岁，在上引史料中亦无异词。以其卒于英宗天顺元年（1457）逆推，则当生于明太祖洪武五年（1372），致仕于英宗正统六年（1441）（《吴公讷神道碑》言其卒于“致仕后十有九年”应为“致仕后十有六年”之误），故张仲谋所说生卒年正确。而秦惠民采用《明史》中致仕年之说逆推，导致判断其生卒年出现了失误。

吴讷卒于1457年，那么津图藏本是否为吴讷生前所编之原本？这就首先需要确认津图藏本的生成时间。

唐圭璋、秦惠民、王兆鹏、邓子勉等人均认为津图藏本并非吴讷原本，应为后来之过录本。但由于此本没有序跋，且不见编者姓名，故是否能断为明之过录本很重要。经过笔者核查，将此丛编定为明中期之过录本应该无误，原因有二：

一是从津图藏本的纸质墨色来看，此丛编所用纸质为白色薄棉纸，红丝栏，墨色颇旧，与明代前中期版本特征相同，而与清初特征不同。2011年暮春时节，我去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访问此书，得遇李国庆主任、季秋华副主任。在认真翻阅此丛编后，李国庆先生、季秋华女士皆肯定地认为：从抄本的墨色陈旧程度、所用的纸张材料、开本等诸多特征所透露出的信息来看，此丛编断为明前中期抄本无疑。

二是此丛编第二十一册《后山居士词》末题有“正德五年孟秋巧夕前一日录。”第三十册《竹山词跋》末题有“正德丁卯季夏十日苏台云翁志”。且《后

①邓元锡：《皇明书》卷六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315册，第580页。

②黄光升：《昭代典则》卷十五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351册，第423页。

③尹守衡：《皇明史窃》卷六十二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317册，第287页。

④张廷玉等：《明史》，第4318页。

⑤尹守衡：《皇明史窃》卷六十二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317册，第287页。

⑥焦竑撰：《国朝献徵录》卷六十四“南京都察院”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528册，第536页。

⑦徐咸辑：《皇明名臣言行录》前集卷五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520册，第203页。

⑧徐咸辑：《皇明名臣言行录》前集卷五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520册，第203页。

山居士词》与《竹山词》两处之笔迹一致,全丛编中与此笔迹一致者更是多达十余种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三十七载:

《别本实宾录》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

不著编辑者名氏。卷首题曰“苏台云翁录”,末志:“正德五年五月望后苏台云翁录于西阁湾南之垂云楼,时年七十有七。”盖明人抄本也。核其所载,即节录宋马永易《实宾录》,非所自著,亦非完书。今马氏原本已于《永乐大典》内编次成帙,此为弃余矣。^①

可知“苏台云翁”确有其人,且明正德五年(1510)已七十七岁(然文献中关于云翁的记载颇少,其名气并不显彰,可能终身为一普通抄胥)。由此可证,云翁于正德初抄录此词集确无可疑。

由此可以断定:津图藏本《百家词》为明正德二年至正德五年前后、吴讷去世后五十年左右时有人过录而成,苏台云翁当为主要抄写人员之一。而秦惠民先生曾推测此本为天一阁范钦雇人抄录^②。事实上,范钦生于正德元年(1506),卒于万历十三年(1585)。抄录津图藏本的正德二年至五年前后,范钦尚为待哺之婴幼儿,故津图藏本绝非范钦雇人所抄。

至于津图藏本所抄是否为吴讷生前所编之原本,下面将尝试换一个思路予以考察。

二、津图藏本《百家词》应为吴讷所编词集之资料本

查检文献我们发现,史料中记载吴讷所编之词集丛编有多种命名:除《天一阁书目》记作“《百家词》”外,其余所见记载,多题作《宋元百家词》或《四朝名贤词》。

题名《宋元百家词》的文献有如下几种:黄虞稷《千顷堂书目》载“吴讷《宋元百家词》”^③。朱彝尊《词综·发凡》言:“常熟吴氏讷汇有《宋元百家词》,抄传绝少,未见全书。”^④《白雨斋词话》卷八云:“《宋六十家词》,已病芜杂,识者宜分别观之,吴氏《宋元百家词》,竹垞时已失全书,近更无从采访。”^⑤李调元《童山集·文集》卷四《雨村词话序》云:“予家藏有常熟吴氏讷所汇《宋元百家词》写本,即朱竹垞所云抄传绝少、未见全书者。”^⑥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二百载:“明常熟吴讷曾汇《宋元百家词》,而卷帙颇重,钞传绝少。”^⑦

①永瑆等: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三十七子部四十七,中华书局,1997年,第1161页。

②秦惠民:《〈唐宋名贤百家词〉考辨》,《词学》第三辑,第150页。

③黄虞稷著,瞿凤起、潘景郑整理:《千顷堂书目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1年,第786页。

④朱彝尊:《词综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8年,第7页。

⑤陈廷焯:《白雨斋词话》,《词话丛编》本,中华书局,1986年,第3961页。

⑥李调元:《童山集》文集卷四,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,中华书局,1985年,第52页。

⑦永瑆等: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二百集部五十三,第1833页。

[同治]《苏州府志》卷一百三十八著录吴讷有《宋元百家词》^①。

题名《四朝名贤词》的文献,除前引丁丙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卷四十外,尚有如下几种:鲍廷博《金奁集跋》:“明正统辛酉海虞吴讷所编《四朝名贤词》之一。”^②曹元忠《钞本〈金奁集〉跋》:“海虞吴讷编《四朝名贤词》本。卷首题《金奁集》,次为温飞卿庭筠,与《渭南文集·跋〈金奁集〉》语相合。”^③陶湘《景刊宋金元明词》叙录:“词集之汇刻者,南宋长沙《百家词》,见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。《六十家词》,见玉田《词源》。馀如《典雅词》仅存残本,《琴趣外编》只见数家,明吴讷《四朝名贤词》、孙星远《唐宋以来百家词》,皆未刊行。”^④

视津图藏本《百家词》为《唐宋名贤百家词》的观点源于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:“《唐宋名贤百家词集》,不分卷(传抄本),不著编者名氏。是书辑唐温庭筠、皇甫松、毛熙震等凡十八家,宋辛幼安、周少隐等凡八十九家,词集一百种……然是本亦有《彊村丛书》所未收入者,文字亦间有异同,盖朱氏尚未见其书耶?书为直隶省立图书馆旧藏,北平图书馆曾移录副本。”^⑤其后学者多持相同观点,如唐圭璋先生言:“然早在汲古阁二百年前,常熟吴讷已编辑《唐宋名贤百家词》……今天津古籍出版社将天津图书馆珍藏之抄本影印出版……”^⑥邓子勉言:“津图藏《唐宋名贤百家词》。”^⑦

其实,《唐宋名贤百家词》应为吴讷所编词集之定本,而津图藏本《百家词》实为该书资料集之过录本,证据有二:

第一,津图藏本《百家词》共四函四十册,函套颇旧。翻开第一册,我们发现书前附有两个目录,目录一题名“《百家词》”,此目录按词集排列,列词集100种^⑧,收录唐、宋、元、明四代词人之词集,以唐宋人居多,此目录与书之内容完全一致。而目录二则以人名排列,题名为“《唐宋名贤百家词》诸儒姓氏”,共录107人;分列为四部分,每部分结尾处有“已上凡三十人共二十册”、“已上凡二十人共二十册”、“已上凡二十七人共二十五册”、“凡三十人已上共二十五册”的统计,合计正为90册之数。此数恰与《天一阁书目》所载“《唐宋名贤百家词》,九十册”之著录相契合,却与津图藏本为四十册的事实不符。

那么,四十册本是否为九十册本重新装订的结果呢?答案应该是否定的。

①李铭皖:《[同治]《苏州府志》卷一百三十八,《中国地方志集成》第7册,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1年,第533页。

②鲍廷博:《金奁集跋》,《彊村丛书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9年,第106页。

③曹元忠:《钞本〈金奁集〉跋》,《彊村丛书》,第105页。

④陶湘:《〈景刊宋金元明本词〉叙录》,中国书店,1981年,第2页。

⑤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第31册,影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稿本,齐鲁书社,1996年,第356页。

⑥唐圭璋:《百家词·序》,影印天津图书馆藏本。

⑦邓子勉:《宋金元词籍文献研究》,第221页。

⑧其中《笑笑词》重出,《东坡词》、《东坡词拾遗》分列,实收98种。

清佚名《四明天一阁藏书目录》“岁字号橱”载有：“《唐宋名贤词》，四十本。”而此书所题之数恰恰与津图藏本册数一致。《四明天一阁藏书目录》虽未提编者姓名，但此书为天一阁藏书进呈清廷编制《四库全书》后，编者清点天一阁所剩藏书编辑而成。此书目卷末记有“嘉庆壬戌岁六月二十日客寓金阊录”^①，可见此书编于嘉庆七年壬戌（1802）之前。而《天一阁书目》则为嘉庆八、九年间，浙江巡抚阮元登阁观书后命范氏后人范邦甸等所作的编目；嘉庆十三年，阮元命宁波府学教授汪本校刻而成^②。由此可知，范邦甸所编之《天一阁书目》晚于《四明天一阁藏书目录》，即《天一阁书目》提及之九十册本晚于《四明天一阁藏书目录》提及之四十册本。且二书目著录之书名不同，故二书目编者应是看到了不同的版本，即说明天一阁曾经珍藏过这两种本子，一种为四十册本，另外一种则为九十册本。由此看来，津图藏本不可能先是四十册本，后改成九十册本，而流落到天津图书馆时又改回四十册本（虽然津图藏本确实重新装订过）。

此外，津图藏本是否即为《四明天一阁藏书目录》所记载的“《唐宋名贤词》，四十本”呢？邓子勉先生认为“天一阁藏本于清末已归属天津图书馆藏”^③，且津图藏本第三十二册封面也保留了“唐宋名贤词”完整的书签题名，似乎有这种可能。然通检津图藏本《百家词》，其中只有“直隶教育署图书馆”、“天津图书馆藏”、“善本鉴定”三枚印章，并未发现天一阁藏书章；且天一阁藏书又是如何从宁波到达了远隔千里之外的天津，这些都缺乏文献记载，故而不做深求。

第二，笔者把津图藏本《百家词》书前二目录进行了详细比较，发现二者涉及的作者及词集名虽大体可相对应，但仍有相当数量不能对应。

（一）目录一所载之《小山词》作者晏几道、《虚靖词》作者张继先、《抚掌词》作者欧良、《玉林词》作者黄昇、《竹屋词》作者高观国、《逍遥词》作者潘阆、《虚斋词》作者赵以夫、《半山词》作者王安石、《哄堂词》作者卢炳、《姑溪词》作者李之仪、《竹友词》作者谢薖、《西樵语业》作者杨炎正等12家，《尊前集》中之明皇、昭宗、庄宗及李白、韦应物、王建、杜牧、刘禹锡、白居易、卢贞、张志和、司空图、韩偓、薛能、成文幹、庾传素、刘侍读、欧阳彬、许岷、林楚翘、薛昭蕴、徐昌图等等22家，《乐府补题》中之王易简、冯应瑞、唐艺孙、李居仁、赵汝钠、陈恕可、唐珙、仇远等8家与佚名者一人，共43人，目录二中未收录。

（二）目录二中杜子野、杨正济、卢州易、黄州易、王观国、俞芝山、张先伯

①佚名：《四明天一阁藏书目录》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2册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，1988年，第864页。

②阮元：《〈天一阁书目〉序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920册，第1页。

③邓子勉：《宋金元词籍文献研究》，第218页。

等7人,目录一未收录。

除此之外,目录中《东坡词》、《东坡词拾遗》分开单列作为两种词集,而《履斋先生诗馀》、《履斋先生诗馀续集》等却未单列,亦可见津藏本之粗糙,从这点来看,津藏本亦极有可能是编制定本之前汇集的资料集。

根据《天一阁书目》云“《唐宋名贤百家词》九十册,红丝栏抄本,明吴讷辑并序”,和津图藏本目录二命名为“《唐宋名贤百家词》诸儒姓氏”并以人编排的特点,我们推测,吴讷所辑《唐宋名贤百家词》应该采用按词集作者编排的体例,分别编成个人词集之本后再汇为一书。而且以作者排列,也便于体现出编者的甄选眼光。而津图藏本《百家词》则应是吴讷经过穷尽式搜索后辑录的资料集,故以当时所发见之词集为目,随得随抄,陆续过录而成。故其中虽多为专集本,然亦杂有《花间集》、《尊前集》、《乐府补题》三种选集,体例不一,制作简单。这一推测,是符合此类文献编辑工作的普遍操作规律的,也能用后人乃至今人的整理实践相印证(如清初聂先、曾王孙所编之《百名家词钞》以及唐圭璋等人所编之《全宋词》、《全金元词》皆是如此)。可以想象,在编辑过程中,吴讷非常用心地从所抄词集资料中甄选出百馀家,并努力从其他别集丛编、野史笔记中搜求散佚之词,以求穷尽词人作品,故《唐宋名贤百家词》应为吴讷煞费苦心编辑而成的定本。然造化弄人,如今吴讷搜编之资料集尚存世间,为天津图书馆所藏,定本却至今未再现,时也?命也?

顺便说一句,津图藏本(包括89年影印本)、国图过录本、林大椿校本皆题名《百家词》,且《唐宋名贤百家词》又为吴讷所编之定本。为了正确区分稿本定本,将津图藏本题名定为《百家词》为善。

【作者简介】刘少坤,男,河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、在站博士后。研究方向:词曲学。